

# 霜秋柿子

柳华东

秋霜遍地,层林尽染,正是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醉人景象,而这其中最美的当属那柿子树。

柿子树的叶子一入秋,就由墨绿变成浅红。而这种红是慢慢浸染,像是绿叶上溅了几滴红的颜料,那么星星点点。然后这红色悄悄在绿叶上浸润侵袭,渐渐成一片片火火红,分外惹眼。这大红大绿间的涂抹就成为了抽象派的一幅绝世佳作,任你想象,任你回味!而这绚丽的红绿之间,最诱人的还是那一颗颗小灯笼样的柿子。原本青涩的柿子,一入秋就变黄起来,几经霜染,黄澄澄的颜色越发清晰诱人。这样的柿子点缀街头屋后,就是一道极美的北方民居图,亲切而温馨。

柿子刚刚泛黄时,村里的顽童就已经等不及了,只要没有大人在场,孩子们总会急不可耐地爬树钩下几颗柿子解

馋,却总是因为青涩而皱眉吐舌,好不滑稽。

几场霜过去,柿子软了,颜色也变得金灿灿的,甚至变成红色。这时候柿子已经熟透了,摘下来,柿子上正裹了一层白霜一样的粉衣。在柿子上轻轻咬出一个小子,再用嘴轻轻一吸,一股子糖汁般的液汁流进口中,立刻满口的芳香甘甜。于是,大人孩子都会情不自禁地吃掉一个,再吃一个,好像世间再没有比柿子更美的食物了。

农家人往往喜欢把更多的柿子用细绳子串起来,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在屋檐下,让暖暖的秋阳热烘烘地晒着。于是,这些金黄的柿子,把农家小院打扮得金灿灿的,煞是好看。几个秋阳过去,柿子慢慢由硬变软,而且渐渐失去水分。小雪前后,整个柿子都塌了下去,颜色也变得深了,暗了,一层天然生成的白衣裹遍了扁下去的柿子,这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柿子饼了。柿子饼不起眼,甚至有人觉得那层白衣不



干净。其实这层白衣,是名贵的中药,有润喉润肺的功效。而且内行人都知道,白衣越多,说明柿子饼的质量越高。

家里来了串门的客人,农家人就会随手摘下个柿子饼塞进口中,一口咬下去,软软的、韧韧的,嚼一下,满口糯糯的香甜感觉,孩子们对柿饼总是吃不够。农村祭灶总会有一叠柿饼,而孩子们总会急不可耐地偷偷

拿去。这种与神抢食偷嘴的事情并不被看做多么不敬,老人只是嗔怪几句而已,因为谁让柿饼这么好吃呢?面对这样的美食,神也不会与一个孩童计较的。

自从参加工作以来,很少回老家了,每每想起老家的时候,眼前总会出现一片柿子树,霜染的柿子树。霜秋柿子黄澄澄,那真是醉人的一片金黄啊!

## 难忘猪大油

鲁从娟

在我小时候,每到秋季天气微凉,母亲便开始张罗炼猪大油。油料的来源主要是从生产队上领取那几十斤带壳花生,回家剥出花生仁,去油坊换油。因数量太少,所以花生油总是不够吃。于是母亲就买些价格低廉的猪油来炼油,和花生油倒换着吃。猪大油一年四季都可以炼着来吃,只是在春夏季节气温高,不便存放,一次只能少炼点。秋冬时分,天气转凉,就可以多炼一些留着慢慢吃。

猪大油分为三种,即肥肉、板油和水油。肥肉炼油是最上乘的,虽然出油率不是很高,但香味纯正,没有异味。但在那个年代哪里舍得用肥肉来炼油?在当时肥肉最受青睐,虽和瘦肉一个价,但割猪肉时,人们眼里都盯着肥肉膘子,希望卖猪肉的能抬高身价,一刀下去能多割一些肥肉。人们炼猪大油几乎都用价格低廉的板油和水油。板油是长在猪肚子上的油脂,厚厚的一整张,出油率最高。水油则是从猪肠子上撕下来的,如棉絮状,炼油之前,需先把猪油放进大盆里用水浸泡一天除去异味。

炼猪大油可是个细致慢功夫活儿,母亲先把猪油切成大小匀溜的块,放到锅里,添上水煮沸,然后改为小火,待水慢慢收干,油就刷刷地下来了,香味也随之飘逸而出。猪油出油后慢慢变小,轻飘飘地浮在表面,呈金黄色,烟台人称之为“肉滋啦”。这时停火,用笊篱把“肉滋啦”捞出来,盛放在盆里。刚熬好的猪大油颜色明亮亮的,待油慢慢凉透,盛放到坛子里存放着,一冬天不变质。凝固后的猪大油脂白如玉,光滑细腻,如婴儿娇嫩的肌肤。

母亲用猪大油炒青菜,味道醇香。蒸鸡蛋糕喂弟弟时,挖上一勺猪大油搅入其中,蒸熟后鸡蛋糕嫩嫩的入口即化香滑无比。刚蒸熟的米饭盛上一碗,挖上一匙猪大油,猪大油顷刻即化,渗入大米饭里,米粒油光光的,晶莹剔透,撒上盐和葱花,那股香味,扑鼻而来。刚出锅的玉米片片还冒着热气儿,抹上一勺猪大油,咬上一口,味道真是香。在当时缺肉少鱼的日子里,这些都是山珍海味般的美食。

还有那一大盆“肉滋啦”,金灿灿、香喷喷,又酥又香。这“肉滋啦”可不是随便捞着吃的,也就能管够吃这么一顿,过后,母亲就收了起来。熬大白菜条时,挖一勺猪大油爆锅,抓一把“肉滋啦”放进去,清汤寡水的大白菜因有了荤油味儿别有韵味。包萝卜丝包子时,把“肉滋啦”切小块调进馅里,这包子的味道就格外香。香喷喷的猪大油和“肉滋啦”把冬日单调的餐桌调理得有滋有味,贫寒的日子也因此而活色生香起来。至今记得小时候家里练猪大油的那几天,家里到处氤氲着猪大油的香味儿,浓浓的、暖暖的。

现在人们对猪大油敬而远之,以前备受人们青睐的猪大油,被人们扣上了一些富贵病的罪名,这香喷喷的猪大油就这么被人们无情地踢出了餐桌。感觉这委实有些冤枉了猪大油,以前人们顿顿吃,也鲜见有几人胆固醇高或者得肥胖病。莫不是现在人们鸡鸭鱼肉吃多了,没了体力活,缺乏锻炼,堆积了脂肪而得了三高之类的富贵病而怪罪于猪大油?我却始终怀念猪大油的香味儿,隔三岔五割几斤白花花的肥肉,炼上一钵猪大油,留着吃个稀罕。花生油和猪大油各有千秋,香味不同,偶尔吃上那么一两回,也算是调剂餐桌,换换口味吧。

# 火车麦饭

扈刚

读“行走烟台”田长尧怀旧文章《奶奶和麦粒粥》,我不禁也忆起旧来。奶奶执拗要喝她雷打不动的麦粒粥,仿佛一下把我拉回上世纪70年代初,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。

那时,我家虽居于小城有供应粮吃,可是,从河北廊坊乡下跑来五姨一家五口,衡水老家大爷二哥和辽宁海滨小姨也来凑热闹,加上我们一家六口,一共是十三口人在一起搅马勺。爸爸就一普通铁路工人,妈妈从铁路下放,俩人加一块能挣一百块钱。奶奶走之前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,那段日子真是难熬。

穷则思变,爸爸总有对策,他赶休班去飞机场边开荒种土豆白菜,有时上山采木耳捡点蘑菇。我在家排行老大,那会儿十岁出头,屁颠屁颠跟着,就为混去啃两口糖饼。餐桌上总是玉米饭就土豆、豆角啥的,五姨夫不满意了,当面质问:“你个铁路大职工就吃

这个?”爸爸火爆脾气,一摔筷子起身走人。

事情过去,爸爸消了气,便没和姨夫计较。为生计穷人还得想穷办法。爸爸是“老铁路”,在这行当里混得久了,沟沟坎坎的道道儿知晓一些。有个礼拜天,他下夜班,到家抓起条白布面袋和一个笤帚头,拉上我就走。爷俩直奔铁路线,就在编组备用线上停着一列木条闷罐车。来到近前,我犯开了嘀咕:这车门都四敞大开的,分明是东西全卸光了,咱来干嘛?“干吗?就干这个!”他说着,两手一掐我腰将我举上车厢,自己随后也爬上车。那天阴云密布,闷罐车里只有四个小窗,虽说开着拉门,车里还是光线不足。我俩眼睛慢慢适应,爸爸开始用带来的笤帚头探进车厢内木板墙缝儿。笤帚一扫,地板噼啪有声,我低头伸手抓一把,啊,麦子!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的中粮专列。因为粮库装卸工只管挣计件工资,收拾得不彻底,让我们爷俩儿捡了漏。那天收获不小,扛回一面袋另两



裤腿儿小麦。

在那个年代,虽然是捡,也是提心吊胆。一见小麦,五姨夫来了精神头,他开讲了:什么当初有个皇帝落难了,在远离官殿的荒郊野外勉强吃上一碗麦饭竟连声称好,真有这么事?我可管不了那许多,先肚儿圆再说!”别说,这麦饭没有田家奶奶那麦粒粥嫩和甜,不过,我妈妈慢火煮的麦饭,汤汁都几乎被吸收得差不多,麦粒刚刚裂开,吃起来韧劲有余,有点费牙,但有回味,吃了

还抗饿。

记得后来又跑铁道线干了几把这样的“飞虎队”,除了小麦还有黄豆、高粱、玉米,有回弄点豆饼渣渣。如今再看不到那样的旧式散装运粮闷罐车了,爸爸也已退休多年。那一日,我提起“火车麦饭”,他哑哑嘴,说:“那东西咋那好吃……只可惜,这会儿带上假牙,怕是嚼不出滋味喽!”

“火车麦饭”,曾经助我家渡过难关,我永志不忘,这是真心话。

# 又闻红薯香

许延荣

又到红薯上市的季节了,我们习惯上叫它“地瓜”,看着满市场叫卖的或红或白或黄的红薯,总忍不住要去买一些。其实,并不就是喜欢吃它,而是喜欢品味它带来的那份温馨记忆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农村,当我记事时,虽然已经过了吃树皮挖野菜的头头,可农村生活依然清贫。那时候为了能多分点自留地和换点日常零花钱,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着一头或两头猪。大多是春天买回个体重四五十斤的小猪,一直喂养到年底才正好长大卖出,哪像现在三四个月就可以出圈了。卖猪的钱首先要留下足够的数目来年春天抓小猪用,然后再办点年货,给孩子们扯几尺做新衣服的布料,也就折去一半了,剩下的这部分将成为下一年度的日常家用钱了。那时的猪也不像现在吃饲料,几乎全是吃草,只是偶尔给它们点粗粮垫补一下,所以,我

们这些半大孩子每天放学后都要去山上打猪草。

每到秋收季节,生产队都会分给每家每个人口大约三四百斤的地瓜,当然还会有每人三四十斤的玉米和小麦,这也就是往后这一年的口粮了。人们会把一部分地瓜切片晒干收藏,另一部分收藏在地窖或炕上等保暖的地方,地瓜就成了饭桌上一家人的主食。

地瓜虽然香甜可口,可如果一年365天,天天吃地瓜那就真的不是享受了。记得六岁的小妹常常是看到端上桌的又是地瓜饭,愁得是直抹眼泪。我们这些大孩子倒无所谓,只要能充饥就行。只是,这地瓜吃后消化得快,就算吃得再饱,不到下顿饭的时候就又饿了。所以很多时候,我们都会捡一两个细小的生地瓜偷偷装进书包带去学校,在饿了的时候当点心吃。

另外,每天中午吃完饭,母亲都会习惯性地放点地瓜或料,几乎是吃草,只是偶尔给它们点粗粮垫补一下,所以,我



镰刀和背篓,几个人结伴边吃边往山上青草多的地方去,一般是割满一篓回来时,又一顿地瓜饭已经做好了。

后来,在邓爷爷的倡导下农村实施了包产到户制,家家户户小麦玉米便多了起来,这养育我们若干年的地瓜就慢慢退出了饭桌,而成了猪的主食。再后来,农村逐渐富裕起来了,年轻人也都开始涌进城市打

工,村里的老老少少便很少种红薯了,也很少有养猪的,想吃红薯就只有到集市上去买。

这些年,每到秋天我都会买一些地瓜储存起来慢慢吃,女儿时常会边吃边感叹:“老妈小时候真幸福,能够一年四季吃红薯,我要是生在你们那个年代就好了。”唉,我还能说些什么呢?他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怎么能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甘苦?

## 征稿启事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 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